諸經要集卷第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集

攝道部第十二 此有七緣

述意緣 識女緣 眷屬緣 教誡緣

識男緣 勸道緣 離著緣

述意緣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洪移神明不朽識處昏迷乍死乍生時來時往弃捨身命草籌難辯惟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别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闇不識親踈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乎屠割共為怨對歷劫相讎嘗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識男緣第二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憿慢貢高輕摩陵下或有秉威藉勢尊已陵人或有博識聡達恃才陵人或有辯

甲

口利詞暢說凌人或有誇豪奢侈輕
慢陵人或有美容恣態恃色陵人或
有乘肥駟騎恃乘陵人或有資財奴
婢恃富陵人如是衆多不可具述衆
生愚癡甚為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
起高心來報湯炭前者相待獄卒執
又伺候日久不憂斯事乃然喜樂何
異猪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
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辟貴
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荒墳貧賤者已
同灰壤既知生滅交切即須早已勤
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恒苦樂易
位升沉更代也
復思貴賤既有靡恒辟水火更互寒
暑遞來故見有財富至溫衣豐食足
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貪苦飢
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為之沮
悴心情為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
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
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勵修
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翫鮮華香潔春
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
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

被塵墨臭賊朽爛炎暑不識絺紘求
雪不知縕纊乃至形體不蔽男女露
祿非唯可恥實亦奇苦若見此苦豈
可不達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
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
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
食則甘味並爲珍羞修學建机重案
滿淋亘席芳脂芳馥馨香具列而復
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羹常乏鹽
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饑闕乃至弃
日而食糜粥相係雜以水果加以草
菜菱黃園萬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
可不達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
食及以米糧豈可衆人皆是而我獨
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
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
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
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
知其死釜炭溝渠之側坐卧糞壤之
中雖有此出之衍反致撞撲之苦非
唯神鬼不敬乃亦猶犬加毒若見此
苦豈可不達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
減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

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
人形貌端正言詞音韻皆合宮商人
樂見聞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
物而復有人面狀醜所言嶮暴唯
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
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
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
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處勝
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
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少於病疾常
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瘦多
患氣力疲弊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
有此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
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
無疾頓而我永嬰沉滯是故應須勇
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宜應勸若
不相勸則學者不勸也

誡女緣第三

夫在家俗女恚毒多過佛說邪諂甚
於男子或假塗面首雕飾姿莊或綺
羅華服誑誘愚夫或驕弄脣口邪眄
歌笑或咨嗟吟詠贍視轉變或出胃
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身弄

影或開眼閉目作悲作喜幻惑愚夫
令心妄著如是嫉偽卒難述盡凡夫
迷醉皆為所惑譬如姧賊種種多詐
亦如畫餅儲糞誑人亦如高羅羣鳥
落之亦如密網衆魚投之亦如闇坑
盲者陷之亦如飛蛾見火投之亦如
鎗蠅貪樂臭屍近則失國破家觸則
如把毒虵外言如蜜內心如鴆家貧
困苦皆由女人出外喪身亦由女人
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由
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親疎索
亦由女人墜墮惡道亦由女人不生
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
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
具論衆生如是甚為可怖常為欲火
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苦尒来不絕也
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
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
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
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
便於家委卧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
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
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字誰荅字

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
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
事佛人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
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
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
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
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
自煞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
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
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
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
母為女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
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
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
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
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
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
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
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
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慚避女隨不止
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
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
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

夫欲為作婦也

佛告女言阿難無鬚汝今有鬚汝能
剃鬚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剃
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音來女歸具白
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鬚何為欲
得沙門作夫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
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
汝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
佛所言我已剃鬚佛言汝愛阿難何
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
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
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
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
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
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
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
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止
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
起至阿難所女即慙愧叵頭長跪佛
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開
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
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
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

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自外云云)又佛在拘睒弥國國王号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覩女容一國希有名曰無比鄰國諸王群僚豪姓靡不娉焉父荅曰若有君子容與吾女齊吾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逝心覩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正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為無比得婿促莊飾女當將往也夫妻共服飾之共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琦瓔珞莊嚴光國

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好
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為天尊
謂其夫曰此人足跡之理乃尒非世
可閒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婬欲
將不取吾女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
其然耶妻自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愚者足蹋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尒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
自還歸吾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
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
處女願給箕帚佛言汝以女為好耶
答曰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无雙
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與之竊
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
養故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為者
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无
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今觀之從
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
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尒也髮下有
髑髏髑髏是骨屠家猪頭骨亦皆同
頭中有腦腦者如涅臊臭逆鼻下之
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

鼻中有洟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尒
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臭難論
腹為臭囊衆諸不淨四支手足骨骨
相拄筋纏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
辟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訖畢解剝
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
有何等好而云少雙者吾在貝多
樹下第六魔天王莊嚴三女顏容華
飾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
意我便為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
母形壞不復慙愧而去今此屎囊欲
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
佛所說惡然慙恥無辭復白佛曰若
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
荅焉逝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
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興宮伎樂
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
須陁洹道此女譖之於王王惑其言
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恚怒
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
三帀還住王前百矢皆尒王乃自覺
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
未到下車屏從叉手步進稽首佛足

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
以彼婬妷呪欲與邪於佛聖衆有毒
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
覩之心懼惟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
弟子慈力乃尒豈況無上正真佛乎
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
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
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
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叉頭腦著地退
就座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
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冶不
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
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入其羅網尠
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誡國人巨
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闍耶但說
餘義王曰餘義異曰稟之不晩女乱
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
願佛具為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
織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
女嫉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古有
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婬夫恒想覩女
思聞嫉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
所裹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主

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
泄欲中如猪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為
安不計後世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
淫心在婬吮其涕唾玩其膿血珍之
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
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此
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
財賭行財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若
在異城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
苦注意在婬指忘親老既得為妻貴
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
姣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孤親
无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
勤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歸道
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
布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惑婬欲愚蔽
自壅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
之意唯欲發言莊采女色絕清淨行
求歲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識禍福之
所歸苟為婬使授身羅網必墮惡道
然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若為人
子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
以東西廣求婬路懷持寶物招人婦

女或煞六畜婬祀鬼神飲酒歌儛合
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多外託祈
福內以招姦既醉之後乎求方便更
相招呼以遂姦情及其獲偶喜无以
喻婬結縛著無所復識當尒之時唯
此為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
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
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
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
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 略要

以為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為賢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已不得聞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為此發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為嚴飾容
加又含毒螫　劇如蚖與龍　亦如魚貪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授色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
地白佛言實從生年以来不聞女人
惡態乃尒男子悖亂隨之墮惡但不
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
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為佛作礼歡喜

而退

書云仲尼稱難養小人與女子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是以經言嫉妬
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慧人所
惡一者嫉妬二者妄嗔三者罵詈四
者呪咀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者好
飾八者含毒是為八大態是故女人
多諸嫉媚顛捨諂邪以求正法早得
出家自利利人

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
令夫心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
女人如是恒以煩惱憂怖女人云何
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女名曰拘牟
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
見王女在高樓上窓中見面想像染
著心不暫捨弥歷日月不能飲食母
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
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
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
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
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
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
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

欲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
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
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遥
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
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
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
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
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
惟此不應令王為施主不可令此小
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
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
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去後此人
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
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婬火內發自燒
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
唯欲是從
又優婆塞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虵口
中不以女人虵有三事害人有見而
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人女人
亦有三害若見女人心發欲想滅人
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
若與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復有
七害一者若為毒虵所害害此一身

若為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為
毒虵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為女人
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為毒虵所害
害五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六識身
四者若為毒虵所害得入清衆若為
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為毒虵
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為
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為毒虵
所害猶得四沙門果若為女人所害
於入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為毒虵
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為女人
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
故寧以身分內毒虵口中終不以此
而觸女人

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
夫主云何為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
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
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若有一
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
弊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
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
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為所繫
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

不隨魔境至无爲處尒時世尊便說

此偈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爲自喪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
云何爲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
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
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己是謂有此五
事可欲之想
又大威德陁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辟
如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
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
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
法不知猒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
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女
有五萬虫戶而丈夫無此其五萬虫
在陰道中其一虫戶有八十虫兩頭
有口悉如針鋒彼之萬虫常惱彼女
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
令動是故名惱婬婦女人此不共法
以業果報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
猒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
瞻視熟視遍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念

欲事面有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脣
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
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
木枝畫地搔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
四步左右睇看或在門頰頰申出息
委随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
指爪而刮齒手草技摘齒手搔髑後
宣露脚脛為他見口平行而蹤急視
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
猒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
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
漢以天眼徹視見女人墮地獄中者
甚多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緣
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
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
姿態婬意多故以是因緣墮獄多耳

勸導緣第四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
共有但去輕論重在俗為甚亦有空
言我美評說賢良譏毀聖德一切白
衣終日行之未曾一日慚愧發露情
求勝道退省己躬故外書云力慕善
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

有君子高遵釋教策奉修行貞仁退
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
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
犯戒律不學無知與俗無殊然道俗
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過有輕重
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
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
造不能傾動若小慚愧便復清白若
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之
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熏
辛酒宍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
捨惡緣同往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
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
明小燈之明已破大暗出家之人雖
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暉而
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由安業永也
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
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
易為如海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
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
疾不同修犯難易亦復如是生死易
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俗
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

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已身出
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為比出家功
德高於須弥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
以然者由出家故必成佛道佛在世
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
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猒賤聞說出
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値
佛不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
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
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閫上發聲大哭
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
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為諸
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沒水
而死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
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生死
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
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
女人見有一虫從其口出還從鼻入
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
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
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
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擎鏡照面
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

矜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
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
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虫也捨虫身已
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
女人自身負銅鑊拔鑊著水以火然
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
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
師是何女人其師荅言舍衛國中有
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
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
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
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
婢荅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
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
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
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虫圍唼其身
無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
問師是何樹耶目連荅言是瀨利吒
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費用僧物花果
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花報
後墮地獄唼樹諸虫即是尒時得物
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帀多有
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

毒箭鏃皆火然覺共射之洞身燋然

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荅言此人
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
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
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
剉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
問師此復何人師復荅言是王舍城
王大鬪將以勇猛故身處前鋒傷煞
物命先受此苦後墮地獄次復前行
見一骨山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
蔽日使海陰黑尒時目連於此骨山
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
骨山師荅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
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惶
怖汗出白和上言聞我今者心未裂
須願為時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
死輪轉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无朽
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
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
法慈悲衆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
二十年其聞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
人犯法煞人臣以白王值王暮戲脫
荅之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斷煞人應

死尋即煞之王戲罷已問諸臣言罪
人何所臣荅煞竟王聞是語悶絕躃
地水灑乃蘇垂淚而言宮人侍女象
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
獄我今煞人當知便是旃陁羅王不
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
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
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
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尅百姓煞
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
虫唼食其身身癢揩山煞虫汙海血
流百里魚一眼時經於百歲飢渴吸
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尒時適有五
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
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
時同聲稱南无佛魚聞佛聲閉口水
停賈人得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
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剎出置海
岸肉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
身是也緣煞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
已深畏生死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得
阿羅漢果
又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

錁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
日一夜受持清禁六時行道兼年常
三長月恒六齋菜蔬節味撿斂身口
意不馳外專崇出俗高慕佛法衕仰
無虧坐卧無失夜條明相盡思淨法
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
在家可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
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雪隨
比丘違於戒律隨落惡道如雨從天
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
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足樂
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
言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婬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
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
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
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
虵四者鹿是四禽獸晝行求食暮
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
之苦何者為重烏言飢渴最苦飢渴
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

不顧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
言之飢渴為苦鴿言婬欲最苦色欲
熾盛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之
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
踈亦能煞人復亦自煞鹿言驚怖最
苦我在林野心恒怵惕畏懼獵師及
諸犲狼髣髴有聲奔投坑岸母子相
捐肝膽掉悸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
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
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
為苦器憂畏无量吾以是故捨俗學
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源志
存泥洹是故知身為大苦本故書云
大患莫若於身也
眷屬緣第五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
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
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
躃踊搥怨大喚悶絶于地或有喚父
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
種種號叫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坌者
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
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

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數
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
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
身尒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
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
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
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所說我今爲
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
往至彼
尒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
彼諸人等遥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
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礼足悲哀
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
不敢出息噎氣而住尒時佛告長者
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着此幻
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
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
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
又復多饒財寶庫藏盈溢車馬衣服
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
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
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
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

尒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
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不老病死不
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
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
當復念是恩愛之縛攝心正見歸命
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
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
良藥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
家學道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
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居家
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
聰了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操卒得重
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
其屍上氣絶復蘇親族諫喻奪尸殯
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
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
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賫持花香發
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為
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
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
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
荅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

悲衆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見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慰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是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愕逆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當

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
舍衛祇洹為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
首作礼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
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為癡騃老公
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
何緣乃尒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
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辟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為
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
未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
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
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坐上得羅
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
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烏雀等而彼
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
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
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
有種種名如一天上乃至餓鬼畜生
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
無名字於一彈指須轉變身體作種
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
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諸經要集卷第十　第十張　甲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
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
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
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勑門士堅閉
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匃求索
尒時長者欲思美食便勑其妻令作
飯食教煞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
飲食飣餖即時已辦勑外閉門夫妻
二人坐一小兒著座中央便共飲食
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
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
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呪願之
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
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
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
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
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
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煞父妻母供
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
羞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冢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鐶鍱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
答曰棄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
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
往作羅刹卿作估客大人乘船入海
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為羅刹所食
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
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
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
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然父
為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
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
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慙恥於是長者
懍然毛竪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
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
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陁
洹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尒時
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无數家無
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
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
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
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

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言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林中有樹名曰無憂花色鮮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花夫便上樹為取此花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抄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慼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

主豪富家喜悅傷害令身命短罪福
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緣第六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
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增長貪求
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
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
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
聖道家是鬪乱共相違諍家是多瞋
訶責好醜家是无常雖久失壞家是
衆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
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假人種種
妄飾家是變異會必離散家是假借
無有實事家如眠夢富貴則失家如
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
家如棘叢欲判傷人家如鐵觜覺觀
常啖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
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
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
我善友是故應當急離捨之又無始
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為父子
親踈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明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含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
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
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
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隥舍利子若
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
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
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丸
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
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
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駮諸狗又是
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
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
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
利子寧當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
牀是牀極熱遍熱猛焰洞然於彼父
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
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
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
本是障㝵本是煞害本是繫縛本是

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苦本當知婦
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散
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
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為
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
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
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遍
同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
故能令衆生為於重擔所煎逼故能
令衆生為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
復以何緣名之為婦所言婦者是諸
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漫處
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
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惡婦者
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為婦
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傾仰處
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
處以之為婦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三種子何等為三有隨生子有勝
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為隨生子謂子
父母不煞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
子亦隨學不煞等是名隨生子何等

為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煞等子能
受不煞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
若子父母不受不煞等子亦不能受
不煞等是名下生子

教誡縁第七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
尸来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
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淺猶如
群馬世間唯我堪能調馬往逸惡馬
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
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
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
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
柔軟二者麁澁三者柔軟麁澁佛告
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
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
當煞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
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
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
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
一者一向柔軟二者一向麁澁三者
柔軟麁澁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
軟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

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
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
是名涅槃是為柔軟第二向麁澁
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
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
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
名墮惡趣是名如来麁澁教也
第三彼柔軟麁澁俱者謂如来有時
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
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
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
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
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
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
来柔軟麁澁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
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
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煞之所
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
煞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
中亦不煞生而今言煞其義云何佛
告聚落主如来法中亦不煞生然如
来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

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調馬師白
佛實尒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直
為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
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
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
鉤口著其羇靽二者減食常令飢瘦
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
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
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
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无
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慈
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
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又閻羅王五使經云佛告諸比丘人
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
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
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
過惡此人不孝種種諸過无有福德
不恐畏死唯王受罰閻羅王常先安
徐然以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
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強臥屎
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

見以不人荅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
是然人神從彼終即有生雖尚未見
常當為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
造過罪人荅言愚暗不知王言汝自
愚癡縱逸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
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
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
使也
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
汝能覺不人荅不覺王曰汝不見世
人年老鬢白齒落羸瘦僂步佂行起
居任杖不能以不人荅有是王曰汝
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
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
何自恣人荅愚癡故尒王曰汝自以
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
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
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
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
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
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荅言有
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
當病閒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

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荅愚暗故尒
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
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
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
使也
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
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損之至
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
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
荅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
凡人已生法皆當死開在世間常為
善事勑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
人荅愚暗故尒王曰汝自作惡非是
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
豈得不樂尒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
四天使也
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
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官所刑
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可鼻或燒其
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
不人荅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脫
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勑
身口意奉行經戒六何自快人荅愚

暗故尒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
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
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
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
前作礼歡喜奉行
又大法句經偈云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諸經要集卷第七　第卌二張　甲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於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攝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懇　高慕欣明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開士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網絲
寂寂求函真　亹亹勵心柔　警策脩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諸經要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